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3304  
8 May 197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FRENCH

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

贝宁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附上一九七九年四月四日的一项新闻公报和乔恩·布雷德肖以法国雇佣兵博·德纳尔（别名莫兰上校，又名吉尔贝·布尔若）所写的一篇文章。

乔恩·布雷德肖的这篇文章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在《老爷》杂志上发表，其中进一步揭露这个曾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指挥部队对贝宁人民共和国进行武装侵略的雇佣兵的邪恶生涯。

鉴于安全理事会目前仍在处理贝宁的控诉，谨请将这项新闻公报和乔恩·布雷德肖的这篇文章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印发。

大使

常驻代表

托马斯·博亚（签名）

附件一

一九七九年四月四日贝宁人民共和国

常驻代表团的新闻公报

非洲通缉犯法国雇佣兵吉尔贝·布尔若（别名莫兰上校、又名博·德纳尔）的邪恶生涯。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一队全身武装的雇佣军在法国雇佣兵莫兰上校（别名吉尔贝·布尔若，又名博·德纳尔）指挥下，向贝宁人民发动侵略。

国际帝国主义雇佣军的惨败和溃散，继续不断成为许多专家所分析和研究的主题。全世界有许多杂志都曾以此为题发表重要的专文。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乔恩·布雷德肖在《老爷》杂志上发表文章，文章里虽然有点替这个雇佣兵辩护，但也进一步揭露国际帝国主义豢养的杀人凶手博·德纳尔的罪恶生涯。

乔恩·布雷德肖搜集了许多有关博·德纳尔生平的惊人而突出的详细资料，说明他是国际帝国主义阴谋恢复其殖民统治并动摇非洲进步的反帝政权而炮制的产物和工具，而把许多确凿的事实留给我们去思考。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集团明目张胆勾结，把博·德纳尔变成专替西方特务机关对非洲被压迫人民干出种种罪行的工具。

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必须认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走狗博·德纳尔的勾当。目前，贝宁正在通缉这个法国雇佣兵，因为他对我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犯下了臭名昭著的罪行。

附上乔恩·布雷德肖在《老爷》杂志发表的全篇文章的影印本。

胜利属于人民，

消灭帝国主义的雇佣军，

准备革命，继续斗争，

附 件 二

差点作了国王的人

罗伯特·德纳尔是个法籍雇佣兵。去年他攻进非洲沿海的科摩罗群岛，控制了．．

作者：乔恩·布雷德肖\*

---

这次他没有希望了。路走到尽头了。运气没有了。更糟的是他就要年过半百了。罗伯特·德纳尔坐在他的西托恩汽车销售和修理站的杂乱办公室里。门外，波尔多的大街上交通繁忙。他捻着小胡子作白日梦，等经理送这个月的单据来。

许多年来，身为职业军人，德纳尔打过七场仗，他是报上说的那种可憎的雇佣兵。整个黑色非洲都知道他，称他“上校”。他受过五次伤，走路一跛一跛的。他发过周期性的疟疾。他有一个老婆，是浅色皮肤的刚果人。他有一个小孩。他在加蓬、日内瓦和卢森堡都有秘密的银行帐户。他拥有一家很成功的西托恩销售站。可是这算得了什么？这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可不打算一辈子做生意。

---

乔恩·布雷德肖是《老爷》双周刊的特约编辑。他最新的一本书是《忠实伴侣》，讲六个赌徒的故事。

---

\* 载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版的《老爷》杂志。

德纳尔玩着他老戴在右腕的象毛手镯。他长得很英俊——是有鹰钩鼻的加斯科尼人，两颊剪短的褐须已逐渐变成灰白，兰眼珠总是冷酷镇定。德纳尔是法国人所谓的冒险家。他相信人是环境的产物，他自己就是在德国占领巴黎时长大的。那以后，他总是碰到战争。他在越南当过海军炮手，在摩洛哥当过警察，在阿尔及利亚当过兵，在也门和刚果当过雇佣兵。他总是很喜欢说：“战争是我的职业”。现在对他来说，这只是一句空洞的大话。

可是，他还清楚记得这些经历，即使在波尔多，还是常常想起刚果。就是在刚果他第一次当上军官，赢得了冷血勇士的名声。在科尔韦茨之役，他和一小群雇佣兵对抗占优势的联合国军，顶住了好几天，使对方伤亡惨重，最后才越过边界溜到安哥拉。后来在一九六六年，他们守住斯坦利维尔对抗叛变的卡坦加人，然后把叛徒赶走，而曼尼马城加以全歼。

每一次战斗，每一次伏击和进攻，他都记得很清楚——他们的吉普车怎样开过潮湿的丛林，重机关炮架在后座，他们怎样冲进敌方的村庄，士气高昂，竟敢站在吉普车上向四面开枪。他好象还听得见迫击炮、机关枪和自动步炮的轰击。他好象还看得见一波又一波汹涌而来、大叫大嚷的卡坦加人，抽足了大麻——他们相信大麻有一种魔力，使得子弹穿过他们而人不受伤；仗打完后，道路两旁堆满黑人尸体，以至于不把尸体抛入草丛连吉普车都无法通过。他杀过人...他已经记不得到底杀了多少人了。

那时候他总有“巴拉卡”——阿拉伯话表示运气。事实上，巴拉卡还不只是运气，而是战无不胜。他奇怪而顽固地相信这种迷信。他的部下也相信这一套，他在刚果训练了三、四十个雇佣兵，带到也门去打仗，然后又带回刚果。他的部下相信他有一大堆巴拉卡，其威力之大不但对他有效，对他的部下也有效，而且永不衰竭。但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他在视察沿着刚果河岸设防的部队时，头部中弹。一架偷来的DC-3式飞机把他送到罗得西亚去动手术。子弹挖出来了，可是他的右腿半瘫痪了，以后几个月他走路都得拄着拐杖。

那时候，刚果战争快要结束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他还没有完全复原，仍然拄着拐杖，就领着十六名部下从安哥拉到刚果去支援比利时雇佣军黑琼·施拉姆的叛军，对抗刚果政府。由于没有车辆，他们就骑脚踏车到刚果。经过一连串伏击，他们损失了四个人，再一次被迫撤回安哥拉。他完了，他的刚果时代以失败和耻辱告终。那年秋天，他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听说法国将秘密但正式支援雇佣军参加最近刚爆发的比夫拉战争，他就报名应征，可是他的名誉败坏，尽管要尽花招还是没有当上领导。当时他相信这是致命的一击，因此，就退隐到波尔多。

从一九六七年末起，德纳尔成为雅克·福卡尔的心腹手下，当时福卡尔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主管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事务的秘书长。一九六一年戴高乐总统任命福卡尔担任这个职位，那以后他很快就成为指挥法国在非洲的秘密活动的不露面的顾问。外号“海豹”的福卡尔是戴高乐派的爱国行动组织的头子之一，这个组织专搞对付法国左翼政党的肮脏把戏。脱离公职以后，现在福卡尔把非洲当作他的领地。

六十年代初期，当非洲国家纷纷独立的时候，戴高乐政权支持那些亲法或依赖法国的非洲政客——特别是在前法属殖民地。独立是必然的，甚至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戴高乐、福卡尔和德纳尔自己都仍然相信法兰西帝国的灵验。因此，法国动用特务机关来打击前殖民地激进的非洲政治组织对法国利益的威胁。每当发生分离运动或重要的矿产或石油资源发生问题时，福卡尔和德纳尔就积极插手。德纳尔是福卡尔手下的卒子，因此他在非洲调来调去。

福卡尔在非洲的活动以加蓬为中心。福卡尔和加蓬总统阿尔伯特·邦戈是老盟友了。福卡尔帮助邦戈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发动军事政变。邦戈的主要政敌里昂·姆巴的死亡，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九六八年姆巴离开利伯维尔一家电影院时被绑架，从此下落不明。据说德纳尔亲自动手杀害姆巴，用大砍刀把他斩成几块。

一九六七年底，德纳尔用吉贝尔·布尔若上校为假名（虽然他有时也用让·莫兰上校为名），受阿尔贝·邦戈总统之聘，担任总统府技术顾问兼侍卫队教练。但是，他的真正任务是帮助组织集体对外干予团。这个团由欧洲和非洲的雇佣兵组成，接受反市区游击战和反恐怖主义的训练。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德纳尔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加蓬。一九七四年，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雅克·福卡尔在政治上“正式”失势。但是，他继续在巴黎接待非洲领导人，并且常常去非洲作客。更重要的是，他在非洲布下的网络仍然有效。这些人为数约三千，只知道叫作福卡尔的伙记。在非洲，这个组织的影响力跟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法国的中央情报局——一样大。

一九七五年七月，德纳尔接到了新的行动命令，这次的对象是科摩罗群岛。科摩罗群岛位于印度洋，在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之间，是法国最贫穷的属地。这四个小岛的人口是大约三十七万的非洲和阿拉伯混血儿伊斯兰教徒。他们大都以出口香子兰豆、丁香、一些干椰肉以及许多法国香水所必需的一种称为“伊兰伊兰”的怪植物为生。科摩罗群岛既贫穷又没有美好的前景，每年国民平均收入不足一百五十三美元。但是，这个群岛地处莫桑比克海峡北端，所有从波斯湾绕道好望角运油去西方各国首都的超级油轮都得路经此处，因此在战略上对法国十分重要。

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科摩罗议会宣布单方面独立，任命艾哈迈德·阿布达拉为总统，结束了一百三十二年的法国统治。差不多一个月后，德纳尔和七名雇佣兵趁夜间进入科摩罗，俘虏了艾哈迈德·阿布达拉，另立反对党领导人阿里·萨利赫为科摩罗新总统，并把艾哈迈德·阿布达拉放逐到法国去。德纳尔留下来训练一千六百人的科摩罗军队。他留在科摩罗两个月左右。慢慢地他把科摩罗看作是他自己的王国。当然，他不是国王。但德纳尔是封立国王的人。对他来说，这些是销魂的日子。阿里·萨利赫唯命是从。德纳尔偷闲游泳，晒太阳，左拥右抱着几个土著女郎。最后，万事大吉。科摩罗的政变使他信心恢复。他又

再相信他无事不能成。 同年秋天他接到新任务。 当他动身赴加蓬时，他自许必将再来。

后来的几个月里，他留在非洲当雅克·福卡尔和中央情报局的狗腿子。 一九七五年秋天，他招募了三十名雇佣兵支援扎伊尔蒙博托总统入侵盛产石油的卡宾达入侵失败了。 一九七六年初，他接受中央情报局付款五十万美元，招募雇佣兵二十名，在安哥拉战争期间支援右翼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部队。 这些雇佣兵没有完成他们的六个月合同，使德纳尔十分恼火。 但这些只不过是挫折而已，他仍然相信他洪福齐天。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上午，德纳尔和九十一名雇佣兵登上一架没有标志的DC-7型飞机，从加蓬利伯维尔飞往非洲西海岸的一个小的“马列主义”共和国贝宁的科托努。 这批雇佣兵叫作“阿米茄”部队。 他们的首领德纳尔使用他的惯用假名吉贝尔·布尔若上校为名行事。 这群人在摩洛哥马拉喀什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本古里受训，先一日从摩洛哥飞至加蓬。

“阿米茄”部队在贝宁的目标是“消灭现政权，由达荷美（贝宁）解放复兴阵线另组新阁，俘虏和罢黜总统”。 德纳尔估计这次政变顶多花三个小时。 跟德纳尔在一起的是贝宁前驻布鲁塞尔大使格拉蒂安·波尼翁，他是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的老特务。 他原定出任贝宁的新总统。 他的猎装上衣口袋里装有一份祝捷讲话，开头是：“起来，达荷美的儿女们。 专制统治者已经被打倒了。” 当日上午七时——他们在加蓬因故延迟了一小时，那架DC-7型老爷飞机低飞经过贝宁湾，在科托努的小机场着陆。

当飞机兜着圈子滑行时，德纳尔看见一辆坦克沿着跑道慢慢驶向他们。 飞机转个弯，停了下来，机门放下了斜槽。 雇佣兵都滑到地上，在右舷附近架起了一门八十一毫米迫击炮，第二发炮弹就把坦克炸毁了。 十五分钟后，他们占据了机场。 当时只有五个士兵值勤，其中三名被杀，余下两名和机场技术人员七名一起被俘。 德纳尔在主候机室设立了参谋本部，调兵遣将，分三路向两公里半外的总

统府进发。

雇佣兵从内政部和一座五层楼的公寓房顶开始用八十一毫米迫击炮轰击总统府。一发炮弹命中了总统卧室的房顶，但总统却在五公里外的私邸过夜。总统府侍卫们迅速在总统房顶集合，还击雇佣兵的炮火。总统府的炮火猛烈准确，使雇佣兵无法前进。三小时后，总统府侍卫得到附近军营的二百名部队支援，开始反击。惊愕不已的雇佣兵被迫慢慢后撤。

只消几分钟，后撤变成了溃退。数十名手挥大砍刀的平民跟兵士一起前进。雇佣兵溃散，逃向机场，沿途胡乱放枪。在机场，德纳尔不知所措。他走出候机室，看到他的人马狂奔，后面跟着而来的是贝宁人。他不加思索，瘸着腿，跟雇佣兵一道奔向飞机。那架 DC-7 型飞机兜着圈子滑行，慢慢沿着跑道走，雇佣兵们贴着飞机跑，直到一个一个全都被拉上飞机。有两名雇佣兵被杀。一名年轻的比利时雇佣兵手臂中弹，后来把手臂切去。

最后，不知怎么搞的，那架 DC-7 型飞机终于起飞了，没有被直接击中。德纳尔坐在机尾，可以看到下面的贝宁士兵挥舞着步枪，跳跃着。后来他才发现，他们在惊慌中丢下了迫击炮、机关枪和一台三百瓦的无线电发报机，而他也忘了带走他的公事皮包；公事皮包内有雇佣兵的照片、真实姓名、地址、银行存摺、以及这次政变的详细计划。

这是一次惨败。他的运气终于消逝了。后来的几个月间，许多曾经忠于他的人都离他而去，参加其他战役，投奔其他指挥官。一九七七年各地的战事已够他们忙的了。他们一些人去了罗得西亚，其他一些去了索马里和沙特阿拉伯，还有其他一些去了太国和乍得。德纳尔回到了波尔多，他十分懊丧。他从来没有这么懊丧过。

现在，他坐在“雪铁龙牌”汽车车站东西堆得乱七八糟的办公室里，数算着他过去失败的惨痛经验，等待他的经理送来每月报表。过去多少英雄事迹，现在只有“雪铁龙牌”汽车相伴。他五时结束工作，开车六十公里回到他在莱斯帕尔小



村的家。 晚饭时，他的妻说，下午巴黎来过一次紧急电话。 德纳尔说，他再也不要相信甚么紧急不紧急的事了。

---

二

---

阿里·萨利赫喜欢当国家元首。尽管他信仰社会主义。他还是喜欢把自己想成是国王，以君主的热情领导臣民走向五年计划和无产阶级改革的艰苦道路。啊！当国王。即使他的王国是科摩罗群岛——四块漂浮在偏远海上的零星小岛，但又何妨。

每天晚上，他坐在总统府大窗子旁边，俯望着当地观光小册称为“芬香岛”的灯光。他点起装满着“邦热”（当地土产大麻）的烟斗，然后梦想第二天能不能付诸实施的新敕令、法令和宪政改革。偶然，他也会想起罗贝尔·德纳尔。不管怎样，没有德纳尔，他是不会高居现在的地位的。阿里·萨利赫很高兴德纳尔曾经来到科摩罗；但更高兴的是，他已离去。德纳尔是一个有用的人，但是没有心肠，不择手段，专门惹事生非。

阿里·萨利赫从总统府窗口可以看到他出生的小村庄。他在村子里住了十六年，在那儿进学校，经常上清真寺，学了《可兰经》，周末则在他父亲的小块洋葱地里干活。十六岁时，他到马达加斯加进农学院。二十三岁时，他获得奖学金，到巴黎学习一年。他本来是去读农艺学的，但却把时间用来探究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奥秘。他没有考试及格，但回到科摩罗时，还是得到农艺工程师的头衔。这时，他迁到首府莫罗尼，违背了他母亲的愿望而搞政治。他母亲认为，在非洲搞政治的人终究会关进监狱的。他买了一辆自行车，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他没有什么前途，但脑子里却有各种计划。

到一九七〇年，阿里·萨利赫成为反对派领袖——反对艾哈迈德·阿布达拉保守党。阿里是一向鼓吹亲法国的人，因此在一九七五年片面宣布独立时，便有雅克·福卡尔的人来找他。他们认为阿里会成为一个比较受人爱戴的国家元首。阿里·萨利赫自己也认为如此。四星期后，罗贝尔·德纳尔和他的雇佣兵来到科摩罗。政变后，现年四十，肥胖，秃头的阿里·萨利赫便乘车，驶进山上的总统府

在科摩罗，没有任何人能记得，这个宽厚的农艺家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改变，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变到的地步，比较无礼的批评家说他是“莫罗尼的疯人”。他的改变，在早期已有迹象。他就任国家元首的第三天，阿里·萨利赫不顾科摩罗对糖、米、甜菜的迫切需要，却从巴黎订购10,000根警棍来驾驭他的不守秩序的臣民。几个月之后，他把他的妻子赶出了总统府，另外换了三个十来岁的女孩。阿里最宠爱的一个是名叫马齐纳的马达加斯加漂亮女孩，她原来是当地一间旅馆的女侍。自从马齐纳住进总统府后，他们的狂欢声音远至阿里的村庄都能听到。阿里和这三个女孩吸“邦热”、喝白兰地酒，看美国电影直到深夜。最后，清晨的内阁会议终于延到中午才举行。

傍晚时刻，阿里·萨利赫坐在总统府门廊上，一面喝薄荷茶，一面颁布庄严的激进法令，以便把人民的殖民封建思想变成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开始实行国有化，包括从出租汽车到钓鱼用小独木舟的一切事物。他把选举年龄降低到十四岁，还提升十几岁的半文盲充任拥有权力的职位，有时还担任低级部长。他开始特别讨厌法国人。经过130多年的统治，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建筑，只有很少几间学校，没有真正的医院。阿里·萨利赫认为，他们所做的，只是操纵和剥削他的人民。阿里在他任职第一年期间，开除了全部3,500名公务员，并在市广场上焚毁了一百多年来法国统治的案卷。到一九七八年，一切法国式的东西都被废除了，仅有的例外就是语言和一间小面包店，这个小店照旧每天烘制500条面包。

法国停止了它每年1,800万美元的援助方案以示报复。此后，所有事情都不对头了。岛上发生流行性霍乱。渔人打不到鱼。大科摩罗岛高达8,000英尺的卡尔塔拉火山爆发，这是一九一八年以来的第一次。就在这第一年内，雨季没有来。全是不祥的予兆。

但这时，文化革命却在轰轰烈烈地开展。阿里·萨利赫虽然自己经常地吸“邦热”，他却禁止在岛上使用。他仿照红卫兵，创建了一个精锐的青年部队，叫作“奋起突击队”，这些人穿着红色的衬衫和领巾，在莫罗尼的街上游荡，威吓

平民大众。由于阿里最近变成了无神论者，于是传统的婚宴被禁，穆斯林妇女也不准再戴面纱。阿里·萨利赫说：“你不能戴着面纱来驾驶拖拉机”，——他忘了，岛上根本就没有拖拉机。

阿里·萨利赫在他统治的第二年，在较重要的村庄装置扬声器，这样，他的臣民便不得不听他那难懂的演说。他很喜欢科摩罗的国歌；于是，只要扬声器里播放时，所有臣民，即使正在驾车的人，都要马上立正。违反这项规定就是应受惩罚的罪行。阿里又决定，在所有岛上的清真寺内，他的名字要同真主一样受到赞美。伊斯兰教大法典官勉强同意了，但是，在伊科尼小渔村，正义的人们却拒绝这种胁迫。阿里·萨利赫派了军队去。结果十二个村民被杀，一百多人受伤

一九七八年一月，阿里·萨利赫的“穆瓦利穆”（他的巫医）予卜一个明白的、令人吃惊的幻象。第二天早晨，他匆匆赶到总统府，告诉阿里说，在六个月以内，会有一个牵狗的人把他从宝座上拉下来。阿里·萨利赫是从来不和命运开玩笑的，随即派兵到全国各地，命令他们杀死所有的狗。士兵们或者干脆用木棍把狗打死，或者把狗绑在吉普车后面在街上拖死。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狗被杀；有人说 50 只，有人说 60,000 只，但是没有一只狗幸存。

阿里·萨利赫执政已近三十四个月了。国内贫穷不堪，但阿里却以为他的政府工作得很顺利。他极少露面，常常几个月不离开总统府一步。他同女孩们嬉戏，颁布新法令，告诉他那些十来岁的部长们说，道路已经有了，他的眼光是尖锐而且明晰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星期六晚上，阿里·萨利赫突然来到旺德雷迪清真寺。他没有脱鞋，就走进中央的祈祷堂，命令大法典官立即把真主召来。在这么仓促的情况下，当然是办不到的。于是，阿里又叫大法典官把阿里·萨利赫召来。大法典官茫然不知所措。阿里·萨利赫笑着说，“你看，我已经在这里了。我是实际存在的。我不是一个幻象。”

经过这种无可辩驳的证明之后，他驾车回到山上的总统府。当天晚上，他又抽着他的烟斗，同一个宗教古玩进口商一起喝白兰地酒。午夜过后许久，阿里·萨利赫倒在他的宠妾马齐纳怀里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

三

他心理放不下这个电话，晚餐一过，德纳尔立即给巴黎挂电话。打电话给他的是德纳尔两年以前罢黜的前科摩罗总统阿哈默德·阿布达拉。现在，一九七七年三月，阿布达拉建议德纳尔尽快到巴黎去。他有一个建议，他相信德纳尔一定会有兴趣，而且有利可图。他们同意第二天下午在巴黎第十六区的阿布达拉公寓中会面。

经过了两年放逐生活，阿哈默德·阿布达拉要夺回他的国家。问他为什么要向过去从他手中夺去科摩罗的罗勃特·德纳尔提这个要求，阿布达拉解释说，如果有人一向看惯了一个医生，当他的小孩再度生病时，为什么要另找别的医生呢？此外，德纳尔的专长不就是搞政变吗？

两人在巴黎迅速友好地达成了一项协议。他们知道法国特务机关不会反对他们的计划；的确，雅克·福卡尔已经向德纳尔作了保证。德纳尔计算的结果是，必要的准备工作大概要一年时间，费用在一百五十万美元左右。然后，德纳尔做了一件怪事，是任何雇佣军人从未做过的事。他解释说，他要在这项行动中搭一股，他说他准备把他的Citroën牌汽车代销修理厂抵押出去，他估计可押700,000美元。阿布达拉同意，并说明他的前联席总统默罕穆德·阿哈默德也可以提供一笔经费。阿布达拉自己准备把他的两个巴黎公寓抵押借款。三个人共同支持，就有足够经费把阿里·萨利赫推翻。

这个计划让德纳尔很高兴。他没告诉阿布达拉，如果政变成功，他无意再离开科摩罗群岛了。他知道他自己的年纪已经不适合打战；他也不再打战的胃口。他想最好在非洲某地退休，现在，因缘凑巧，他选中了一个退隐地。他主动提出分摊政变的费用，完全是诚心的。但德纳尔也知道，他个人的支出一定可以偿还，只要他和他的手下夺到科摩罗国库。他将制订详细的计划。这一次，当他抵达目的地时，不会有坦克车也不会有军队在等他。他将夺取这个小王国，留在那里不

走，也许做国王，至少做个总司令。

两个人订了一项正式合同，其中包括详细的预算。阿布达拉同意用美元付给德纳尔和他的“技术人员”。他们的报酬将分三份支付——一份是行动前的予支，一份是政变成功后的行动后付款，最后付款是在技术人员离开时。阿布达拉急于开始行动。他的九个孩子和许多亲友都在阿里·萨利赫的狱中。他不把这次冒险看成是政变，他觉得是解放行动。

就在那个礼拜，德纳尔开始了筹备工作。他找了两个雇佣军人——菲利普·热拉尔上尉和居伊·卡迪拉尔少校，这两个人虽然看到他最近的失败，仍对他忠心耿耿。两个人都是他贝宁惨败经验的伙伴。德纳尔估计他需要一支五十个人的队伍。他决定在报纸登广告，巴黎的费加罗报和七、八家地方报纸。登广告并不是招聘人马的好办法。吸引了不少前科犯人、职业打手和游手好闲的人物。但是话已经传到雇佣军人常去的一些酒吧——香榭里舍大道上的“巴黎”、“阿尔萨斯酒店”、“拜伦爵士”和圣日耳曼区的“失去的时代”——但反应不多。所以，广告非有不行。广告内容很简单，说一个外国公司征求有优良军事背景的人协助在国外进行调查和勘探石油资源。工作危险性很少，报酬丰富，两个月四千美元。广告在一九七七年五月登了两次，每次一星期。

一千多个人来应征。口试在巴黎、里昂和马赛举行，应考人分别归类为三种：优秀、一般、不行。德纳尔拒绝录用任何政治立场中间偏左的人。他们的军事履历必须极佳，最好是发生在最近。他的理想人选是年令三十岁、身体健壮而且有跳伞经验。德纳尔丝毫不肯妥协，完全依照他最服膺的座右铭行事：一支队伍就象一架钟，小地方出毛病就全部报废。

深秋时，德纳尔选定了四十五个技术人员。这三十九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五个比利时人组成的队伍，组成他的主力攻击队。这些人参加过下列地方的行动：刚果、黎巴嫩、索马里、比夫拉、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卡宾达、贝宁、越南、苏丹、罗得西亚和乍得。有这些人，德纳尔觉得，他可以征服卡尔卡松。

他最先的计划是乘飞机去科摩罗。但飞机价格昂贵而且不易到手。很少国家会让五十名雇佣军离开它们的土地前往目的地不明的地方。而更重要的是，他没忘记贝宁的教训。他决定坐船去。

他记起了科摩罗的拉根结特海滩。这个海滩位于莫罗尼以北一公里半处，就在王官大道附近。海滩上没有房屋，海湾既宽且深，是个再好没有的登陆地点。他决定不租一艘船，因为租船的话，他还得取得一个陌生船长和船员们的信任。不，他必须买一条经得起风浪的船，那种长年出海的船。那年秋天，他拜访了他的老朋友，皮埃尔·吉约马司令。

吉约马是美洲国家组织过去的一个退伍军人。一部关于他冒险事迹的影片一九七七年在巴黎颇享盛名。但这一切现在都过去了。吉约马现在在巴黎拥有一间规模宏大的海商企业，经营岸外石油钻探方面的业务。两个人商量结果，吉约马向德纳尔担保，他有办法及时找到一条条件合适的船。



九月，吉约马把德纳尔带到布列塔尼海岸的布雷斯特，让他看看可能要用的船——一艘30年的兰色拖网渔船。船名叫《雅典娜》。该船用于远洋捕鱼，可以航行到南印度洋的克尔盖伦群岛（法文又名 Iles de Désolation）。船的证件样样具备，在布列塔尼注册，卖价索取7万美元。如果要容纳46名雇佣兵，还得装修一番，但德纳尔感到很满意。吉约马通过他的公司设法买到这艘船，并策划出一项合法的任务：他从一家阿根廷石油投机公司得到一张合同，其中说明，《雅典娜》将在阿根廷海岸从事钻油研究。

此时，德纳尔及其两名高级船员开始去购置其他供应品。他们买到12只镁光照明弹，四双夜间望远镜，4只强力步话机。在巴黎，德纳尔买了三艘充气橡皮登陆艇——一艘黑色的 Zodiac 和两艘绿色 Sillingers，装有50匹马力的约翰逊牌马达和橡胶消声器。这些小船将用来把雇佣兵从《雅典娜》运到海滩上。

卡迪纳尔在一家漂亮的右岸运动用具店，买到突击队所需的武器。德纳尔曾经决定不要使用精制武器。他的攻击计划是基于他十年前在刚果学到两条简单的战斗格言：第一，非洲士兵害怕在夜间作战；第二，突袭制胜。因此，他们想在夜间攻击，要用又准又响的武器。为此，卡迪纳尔买了50支猎枪——25支 Remington Brushmaster 12口径锯短的猎枪，25支 Baretta 12口径自动气枪。他也买了四只普通用来打象的0.458号温彻斯特式连珠枪。因为这些枪要出口，在出口之前就存在关栈中。

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五早晨，《雅典娜》顺利通过海关和移民局，从布雷斯特停泊处开到古莱水道。一小时后，船向南转，到了大西洋。德纳尔这时候才向巴黎的艾哈迈德·阿布达拉打了一封密电，说他们已过关，在航行当中。在船上，除德纳尔外，还有便装的20名雇佣兵。其中一名叫勒内，担任炊事兵。勒内在刚要出发前，才决定把他的比利时种狗拉奇带去。尽管天气不佳，这只狗仍在船头徘徊，向觅食的海鸥吠叫。

《雅典娜》朝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向南驶去。在此，装上更多的供应品和其余的26名雇佣兵——用他们自己的护照，扮成船员。到了北大西洋两天

之后，《雅典娜》迁到大风。三月三十一日夜才到达拉斯帕尔马斯，几乎花了一周。

《雅典娜》在此停了15天，修了一下损坏的驾驶盘和船壳，装了3个月航行的供应品。本来，到科摩罗不需如此久的，但德纳尔要装额外的供应品，以防此行万一出事，他被迫退到一个遥远的港口。在此，装了一架洗衣机、粮食、医疗用品、额外的香烟、20箱酒。其中包括20瓶 Dom Perignon，以供政变胜利时庆祝之用。因为拉斯帕尔马斯是个国际港，运输频繁，船员进进出出，因此，其余26名雇佣兵上船时无人注意。四月十五日，最后一名雇佣兵上船后三小时，《雅典娜》向阿根廷开航。

在海上，几乎无所事事。几名雇佣兵想钓鱼，但运气不佳。他们在船尾立了一张大帐篷来挡非洲的太阳，同时避免旁边的船和天上的飞机看见他们。他们在那里，做运动、跳绳、打拳，锻炼身体。在海上的第二天晚上，德纳尔在甲板下召集大家，第一次摘述了他们的任务。他展示了大科摩罗岛的详图和照片，仔细解释每个人的工作和目标。

离开拉斯帕尔马斯10天之后，约在南纬25度，《雅典娜》转向。船不向西驶往阿根廷，而向东南驶往好望角。在好望角附近，天气恶劣，多数雇佣兵晕船不支。

在莫桑比克海峡南端水道，登陆艇放在甲板上充气。每人发了武器，因怕别人注意，没有试抢。现在，离目的地只有二天了，已经航行了28天，每人都急于登岸。

五月十三日星期六，刚刚在早晨二点之前，《雅典娜》在莫罗尼外约2.5公里处熄火。当晚，大家都无法入睡，至九点钟，他们小吃小喝了一点。两天之前，德纳尔还禁止饮酒的。他同他的小队长，又查看了地图和照片。他解释说，如果有失，他们应当在日出之前退回船上，以便在被发觉之前就开到海上去。大家的理解是，死者和重伤者就放下不管。德纳尔放下地图告诉他们，如果正确地照章办事，科摩罗拂晓时垂手可得。他祝福他们，微笑着开始说些别的，突然又打

止说话，蹒跚地离开房间。雇佣兵坐在桌子旁边静静地抽着烟。午夜后，他们聚在左舷甲板上，瞧着岛的黑影愈来愈接近。此时，《雅典娜》的舱口前乌黑一片，只能看到莫罗尼港口码头尾端的三坐小灯塔。德纳尔眼睛望着岸边，心中想着贝宁。

是夜，没有月光，黑蒙蒙的一片。天气还好，予測白天出太阳，空气干燥。攻击武器在日落前都堆在甲板上。46名士兵身着黑色战斗服，头戴兰色羊毛小帽，紧紧地包在头上，急躁等待着。每个人背着帆布袋，满装医疗用品和军火，每人100发。雇佣兵分为三队，每个队长带着照明弹和步话机。除非步话机失灵，否则不用照明弹——一颗照明弹表示成功，二颗表示有限度的抵抗，三颗则表示立刻撤退。

大家一言不发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两点钟，他们小心地把三只突击艇徐徐移到海上，雇佣军轻巧地从艇侧上艇——每只艇坐十五人。那三只突击艇拐了一个弯，轻轻地朝着岸边驶去。它们形成单行，以便万一有人从海滩发动攻击时，只有领航的一只会被击中。它们几乎立刻就驶离了指定的航线，因此必须重新调整方向。十分钟后，在低沉的马达所发出的轻微的隆隆声中，德纳尔可以听到海浪冲击着拉让热特滩的声音，远处，卡尔塔拉火山的巨大形状隐约可见。他快到家了。

在领航的“黄边带号”上，除了德纳尔以外，还有他的突击队的四名成员。他们是唯一戴着黑面罩的雇佣军。靠岸时，他们从艇上跳入水中，涉水登岸，然后成扇形展开，迅速地分散，奔越海滩，寻找对抗者的踪迹。那个关门闭户、停业了好几年的古老拉让热特酒吧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岸滨公路另一边的白色小清真寺也空无一人。突击队长返回海滩上，招手示意突击艇靠岸。清晨两点三十分，雇佣军已经登陆海滩，并且进入阵地了。

四周一片静寂。一名雇佣兵跑过海滩公路，把通往总统府的电话线割断。然后，雇佣军分成他们原来各自的队伍。由德纳尔率领的十一人负责袭击总统府。第二队有二十二名，他们沿岸滨公路北行，前往位于约三哩以外的陆军主要兵营——瓦儒营。有五名雇佣兵部署在总统府的十字路口和各岸滨公路，以拦截来往车辆和行人。有三名雇佣兵留下来看守突击艇，其他两名则留在《雅典号》上。

总统府约位于陡峭的山坡上一哩的地方。德纳尔带路，其他的人排成单行跟着他前进。德纳尔的腿不好，因此他走得非常吃力，他知道他把他的队员们拖慢了。半路上，他们迁到一名酩酊大醉的管家，并命令他回家去。那名管家边哭边闹，蹒跚地转入公路旁的矮树丛。

宪兵队就驻扎在总统府的下面，在公路拐弯的地方。营外有两个警卫站岗，其中一个已睡着了。当雇佣军走近正门时，岗亭传来了一阵枪声，但雇佣军一个也没有被击中。四名雇佣兵把他们滑膛枪的子弹打完，却没有击中两名警卫。正在睡觉的警卫醒过来，把他的科列什尼科夫式步枪对准热拉尔上尉，但步枪却堵塞不动，而他自己反被雇佣军开枪击毙了。另一名警卫转身逃跑，还没有抵达宪兵营门就被击中。

就在这个时候，在十字路口等候的五名雇佣兵迅速奔路上山。他们守着宪兵营，德纳尔和他的队员则继续往山上的总统府前进。当他们抵达公路第二个弯的时候，他们听到一辆车子缓缓地驶下山来。不久，一辆没有亮灯的雪铁龙牌旧汽车出现了。德纳尔命令该辆汽车停下来，但它却继续朝着他们驶过来。德纳尔向它开枪，击中了汽车的挡风玻璃。那辆雪铁龙牌汽车转出公路，撞在一棵树上。车内只有一个乘客——驾驶员；他已经死去。德纳尔到了第二天才知道，这个人就是阿里·萨利赫的第一号刽子手。他们继续前进。

绕过了公路最后一个弯就是总统府。总统府完全没有人守卫，楼上房间的灯是亮着的。十二名雇佣兵成扇形越过总统府前的广场，从正门冲进去。德纳尔第一个进入总统府二楼的总接待室。阿里·萨利赫就坐在室内的一张沙发上。他穿着礼服。他的两旁畏缩着两个年青、半裸的少女。这位国家元首已经就寝。当他听到枪声后便醒来，穿好衣服等着。他完全无法抵抗，他两个主要营的军队正在遥远的昂儒昂岛上。按照他的一名将军的劝告，他已在一个星期前削减了总统府警卫的人数。德纳尔怀疑有诡计，于是在室内周围挥午他的手枪。但室内除了阿里及两名少女以外并没有任何人。德纳尔持枪对着阿里。他说，“你记得我吗？”总统说，“记得，只有你才会这样对待我。”

清晨三时刚过，从瓦儒营的方向传来了迅速不断的响亮枪声。二十二名雇佣兵向该军营进行攻击，只迂到有限度的抵抗。军营的警卫迂到突袭，惊惶不已。其中六名在第一次袭击中被杀。军营内有人不时射出零星的炮火，但盖伊·卡迪纳尔少校警告士兵说，如果他们不从营中出来，他就将喷火器指向他们。之后，炮火就仃熄了。那名少校根本没有喷火器。不久，约有四十名科摩罗部队出来投降。雇佣军没有损失一个人。四点钟后不久，热拉尔上尉放射了一个照明弹，让他在《雅典号》上的党羽知道，任务已经胜利完成。

雇佣军现在已控制了总统府、宪兵队和瓦儒营。他们占领了市广场的有线和无线电报办公室、飞机场和摩罗尼南部的无线电台。黎明时，约有200人使劲地爬上山来嘲笑困在总统府内的阿里·萨利赫。雇佣军在市广场上重整队伍，并派遣五人留守总统府，十人留守瓦儒营。破晓时分，这个小岛首都的街道挤满了人群，他们挥午着手帕，疯狂地欢呼。他们的欢呼好象山羊咩咩的叫声一样。

当天早上九时三十分，德纳尔给在巴黎的艾哈迈德·阿布达拉打电话，告诉他现在可以回国了。阿布达拉在巴黎迅速向报界宣布，政变的领导人吁请他回国协助组织一个对法国友好的政府。但德纳尔没有告诉这个复位的总统，雇佣军已经打

开了国库，并在其中只找到16,000美元；他也没有告诉这位复位总统，雇佣军正在审问阿里·萨利赫，问他国家的资产究竟放在哪里。

一小时后，厨师勒内带着他的比利时种阿尔萨斯犬拉基登岸。这只狗登岸的消息迅速地传开了。当勒内和他的狗步上拉让热特海滩时，兴奋的人群聚集在岸滨公路旁，向他们巫师的预言的肉体显现欢呼。但是拉基却不知道自己的重要性，只顾在浪花中追逐海鸥。

十一时，罗伯特·德纳尔在国家电台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首先介绍自己是赛义迪·穆斯塔法·穆哈儒上校。他告诉听众说，他们可以简称他为爸爸上校。（穆哈儒是一个典型的科摩罗名字，也是岛上最大一棵树的名字；它表示期望活到老的意思。）穆哈儒上校向人民保证，阿里·萨利赫已被拘禁，一个新的军政执政内阁已经成立。

穆哈儒上校承认，他不是生来的科摩罗人，但他在感情上是一个科摩罗人。为此，他已信奉了穆斯林教，并打算永远留在科摩罗。他说，“我已经老了，我今年将五十岁。我感到厌倦，我希望放弃我以前的生活方式。我想在这里安顿下来，娶一名科摩罗女子为妻，一名好象所有科摩罗女子一样又年青又漂亮的女子。”他的刚果妻子仍然住在波多尔。穆哈儒上校于是请那些尚未有对象的年青女子出来供他挑选。他在结束演说时说，新的共和国过几天就会恢复正常，并请他的国民保持平静。德纳尔讲完后，广播员放了已录音四年的科摩罗国歌的唱片。这一次，唱片没有象往常一样，在第二和第三节之间不能唱下去。

四

当国王不是容易的事，特别是在王国遭受蹂躏、民穷财尽的时候。但是罗贝尔·德纳尔是一个顽强的人。他会履行他的任务。

因此，在他统治的头几个星期，德纳尔和他的技术人员开始行使职责。他手下人员担任公安局长、移民局长、电讯监视局长、监狱主管等要职。德纳尔本人则担任警察首长和陆军司令。他们清扫了街道。他们把阿里政权在清真寺和墙上所涂的鲜明革命标志粉刷掉。他们把科摩罗航空公司两架旧DC-4型飞机上的红星除去。他们将“奋起突击队”的一百个队员、阿里的儿子、阿里的部长和拷问者都派到街上干粗活。他们释放了三百名政治犯，不过在头几个月内有另外五十人被捕入狱。德纳尔下令通宵戒严，禁止各岛屿间通行。于是秩序和纪律很快就恢复了。德纳尔感到非常满意。

在政变后两星期，艾哈迈德·阿布达拉回到科摩罗。他非常高兴重归故土，但还不到一小时，他的解放者就使他万分忧虑。德纳尔兴高采烈，告诉他的同盟说：“我终于胜利了。”阿布达拉注意到他的人民称德纳尔为“第一总统”，称他的民主政府为“政治军事委员会”；在机场和阿布达拉的避暑别墅之间，人群夹道喝采，许多人身上穿着印有罗贝尔·德纳尔名字的短袖汗衫。

同一月，在海边小清真寺里一个简单的仪式上，德纳尔正式信奉了回教。他也挑选了一个妻子，就是曾经陪伴阿里·萨利赫的马齐纳。这位漂亮的二十岁姑娘马上接受了他的求婚。她当然觉得嫁给德纳尔比同阿里·萨利赫姘居好得多。德纳尔在那个月里讨了三个老婆，马齐纳是第一位。然后快活的一夫三妻迁进卡塔拉旅馆后面的一所大房子里。

尽管每天审问，阿里·萨利赫还是不肯说话。他什么也不肯说。德纳尔到阿里的监狱里探望过好几次，但阿里·萨利赫对所有的问题，特别是关于金银珠宝藏在什么地方问题，阿里只是耸耸肩，把脸转过去不作回答。

五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伊桑德拉大酒店的年青酒吧招待约瑟夫在给一位低级

部长送上一杯“里卡德”酒的时候，听到山上传来两声尖锐的枪声。 半小时后，一个雇佣兵来到酒吧。 他说：“我们已经干掉杀人王”。 翌日经宣布说阿里·萨利赫“在企图逃走时被击毙”。 在科摩罗宣布庆祝四十天。 阿里·萨利赫的尸体被扔到一架吉普车后面。 用一块裹尸布盖起来，剩下两条腿在车后晃来晃去，在首都拥挤的街道上驶过。 市民就在吉普车后跳午，敲打着临时拼凑的鼓，喧闹地狂笑。

当天下午，德纳尔和六名携带重武器的雇佣兵架车驶过颠扑不平的山径，到阿里·萨利赫母亲的村庄乔乌埃尼去。 雇佣兵都穿上制服，不是黑色的战地服装，而是科摩罗陆军的兰色制服。 德纳尔把担架里的阿里·萨利赫尸首放在地上，告诉独裁者的八一高令老母说：“这里是阿里·萨利赫。” 老妇人和她的戚友围着担架，放声痛哭。 她儿子的胸膛上有两个干净利落的子弹洞。

当天早上，伊斯兰教大法典官在无线电广播上告诉信徒说他不让阿里·萨利赫举行传统的回教葬礼，使他不能进入天堂。 但独裁者的母亲还是在她房子前面的小院子里用全套回教仪式给她儿子下葬。 阿里的安息之所只有一个方形白灰泥粉刷的墓碑。 事后才有人在湿的水泥上写上阿里·萨利赫的名字。 但名字却拼错了。

德纳尔把阿里之死抛诸脑后；他有别的更迫切问题要处理。 王国内外交困。 在国内，艾哈迈德·阿布达拉愈来愈不满被视为德纳尔的属下。 在国外，七月间，在喀土穆举行的一次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科摩罗代表被逐，而显要的非洲领导人，震怒于一个非洲国家竟然受一个白人雇佣兵控制，恐吓如果科摩罗代表团发言，他们就要联合抵制联合国大会。 伊迪·阿明以他一贯的作风恫吓着要入侵科摩罗。 德纳尔说：“我不知道非洲人为什么那样不高兴？ 至少他们知道我在哪里。 如果他们把我赶走，我就会消声匿迹，天晓得我会在那儿再出现？” 不过他没有过分烦恼不安，他说：“如果科摩罗人民要我留下来，那么，要一万个古巴人才能把我赶走。”



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另一个困难问题，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就是他的四十五名技术人员。他们之中只有一个考试不及格的牙科学生——亨利·太尔鲁，仿效他的领导人信奉了回教。这位长着两撇小胡子的小个子金发雇佣兵改名为阿卜杜勒·拉菲尔（神的仆人），讨了一个科摩罗妻子。

可是，德纳尔其余的手下却没有那么容易上勾。他们当初给刺激性的活动、金钱和异国情调的美女引诱到科摩罗去。但那儿却没有什麼刺激，到八月，钱不够用了，他们同更漂亮的姑娘在蒙马尔特的后街同居起来。开始时，科摩罗人宁愿游手好闲或在蒙帕尔纳塞开出租汽车，但这些人现在却愈来愈感到不满和无聊。那个夏天他们就坐在“黑玫瑰”里喝淡酒，沉闷地谈着要回家。

到夏天结束时，原来的突击队只剩下一半。他们由新募的兵替补，他们离开时获得科摩罗外交护照。他们的法国护照没有盖印，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们曾经到过科摩罗。德纳尔不高兴，指责装病逃差的士兵没有军纪。但他可没有时间反省。他是个大忙人。他要日理万机。

夏天快完时，在岛上到处可看见德纳尔。他身穿兰色的科摩罗新军服，在莫罗尼驾驶一部黑色新 C X 2000 型雪铁龙车。这部雪铁龙，同德纳尔的老婆一样，都是阿里·萨利赫的。

德纳尔已经控制了科摩罗四个月，但科摩罗还是一如既往，没有多大的改变。极少，甚至没有任何的成就。小的问题似乎须由内阁决定才能解决。几乎人人都是文盲、失业。没有人愿意替政府工作，因为人人都知道政府贫困不堪。事事都不如人意。科摩罗是那种在旱季里经常下雨的地方。

九月中，艾哈迈德·阿布达拉和他的联席总统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被召到巴黎同吉斯卡尔·德斯坦商谈。阿里·萨利赫已经够使巴黎头痛的了。可是如今受到友好的非洲国家讥评为炮舰外交和新殖民主义，巴黎只得决定谈判。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政府当局还是认为科摩罗一定得留在法国集团里。如果有必要时，德纳尔本人就得下台。

---

五

---

当两位总统从巴黎回来时，我在科摩罗群岛上已有几天了。所有人，不论是当地商人，资浅部长，或雇佣军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只知道两位总统在巴黎做了一个同他们都有关系的决定。德纳尔和他的部属按照通常的军礼在机场欢迎两位总统。

第二天上午，我到艾哈迈德·阿布达拉总统的夏日别墅去拜访他。总统头戴小帽，身穿蓝色西装，打着红灰相间的领带。他给我橘子水和可口可乐喝。门外站着两个武装卫士。总统很耐心地解释说德纳尔和他的技术人员必须离开科摩罗群岛。他已经这样决定。他看来很自信，显然已经获得法国坚决保证了。他说：“德纳尔上校在我们政府里既没有官衔，也没正式职位。什么也没有。从来没有过。我们很感激他。也欢迎他随时回来……观光游玩。”总统笑着点上一枝烟，说：“你要再喝点橘子水吗？”

总统接着说八天以内就要举行全国公民投票来批准新的科摩罗宪法。宪法已在前一天公布。我指出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民识字。总统说他已经考虑到这点他已经下令每天在全国广播电台宣读宪法的几部分。总统说他不知道国民中多少人有收音机。

那天下午，热拉尔上尉要我去国家警政总署。他说上校有重要的话要和我谈。在警政总署里，德纳尔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面上略带微笑，蓝眼睛冷峻地瞪着。他穿着制服——带着象毛手镯，腰挂手枪，胸上配着伞兵徽章和五条军带。

他说：“象我这样一个人，来的时候是抱着很具体的目的的。我对自己发过这种誓言。我很为我作的事自豪。我和手下的同僚们是自由的人，可以自己决定帮那边进行战斗。我毫不感到羞耻。违反自己的天性做事永远解决不了问题非洲对我这么念念不忘，使我很觉荣幸。他们说我是印度洋之狼，那些进步国家

看到我在这里而不在别的地方也一定很高兴。 我做的事都是本着良心做的，我从来没有背叛过祖国。

“我离开这里去波尔多的时候，除了石头以外什么也不会留下。 我不是来抢掠的。 正相反，我来的时候出了代价。 我接受的是一个工人的工资而不是一个雇佣兵的工资。 我很眷念科摩罗群岛和我在这边的朋友，他们那时都在监牢里。 我想拯救他们，拯救这个国家，这我都做到了。 我使他们获得了和平和尊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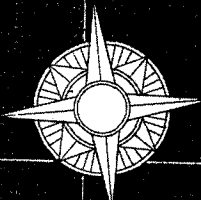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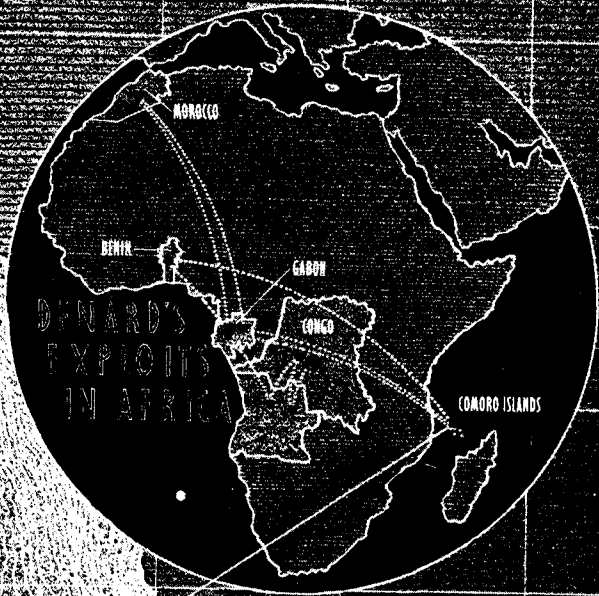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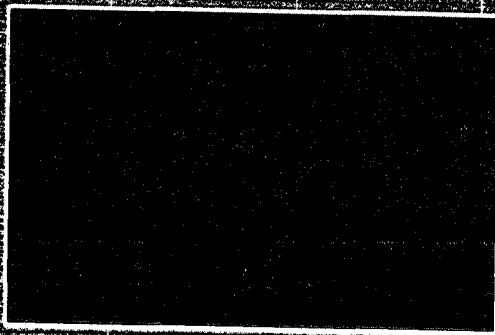
“是的，我会把我的三个太太留下，不然我的心也会离开这里了。 天晓得，我是想要留下的，但是一个好领袖是会为他的信仰牺牲自己的。 我实在想要留下来。 我属于这里。” 他耸耸肩，转头看着别处，又说：“无论如何，做梦是没有人禁止的。”

三天以后，在大科摩罗岛的小飞机场举行了一个仪式。 成群结队的科摩罗人把机场的房顶挤得水泄不通。 艾哈迈德·阿布达拉总统，他的联席总统和所有部长也都到了。 科摩罗最精锐的部队肃立接受检阅。 雇佣军穿便服。 未穿制服的德纳尔看来和普通人一样，没有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了。 他脸色僵冷，面无表情。 三个小女孩向他献花，把花环戴到他部下士兵的颈上。 德纳尔的三位夫人站在远处，频频以手帕擦眼。 德纳尔没有看她们。 在群众的掌声中阿布达拉总统授给德纳尔上校以国家英雄的名衔。 接着军乐队奏科摩罗国歌。 虽然是旱季，竟下起雨来了。

# GRAND COMORO



- CAMP VOIDJOU
- LAGENGETE BEACH
- MORONI
- ICONI
- CHAOUENI



0 1 2 3 4 5 6 7 8 9  
KILOMETERS